

一家姓氏 一代王朝

集天下之血火 开创一个新纪元

大·唐·定·国·皇·帝

大唐

李世民

LI SHIMIN
EMPEROR
THE EMPEROR OF TANG DYNASTY

刘乐土◎ 编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文
珍藏版



一场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顺理成章地坐上了皇帝宝座，
成为唐朝第二位皇帝。

他以民为本，虚怀纳谏，唯才是任，
注重法治，终成就贞观之治。

济世以安民，
意气风发，
得大唐盛世。



LI SHIMIN 李世民



——大唐定国皇帝

刘东土 编著



汕頭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世民：大唐定国皇帝 / 刘乐土编著.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2015. 8

ISBN 978-7-5658-1941-4

I. ①李… II. ①刘… III. ①李世民(599~649) -
传记 IV. ①K827=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7143 号

李世民：大唐定国皇帝

LISHIMIN: DATANGDINGGUOHUANGDI

总 策 划：杨建峰

编 著：刘乐土

责任编辑：邹 峰

责任技编：黄东生

装帧设计：松雪图文 王 进

印刷监制：高 峰 苏画眉

出版发行：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大学路 243 号汕头大学校园内 邮政编码:515063

电 话：0754-82904613

印 刷：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16

印 张：27.5

字 数：553 千字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9.00 元

ISBN 978-7-5658-1941-4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 3 栋 9A 室 邮政编码/510075

电话/020-37613848 传真/020-37637050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LI SHIMIN

李世民缩影

他本是官宦之家的公子哥，可是却并不耽于逸乐，小小年纪就崭露头角，于乱世之中建功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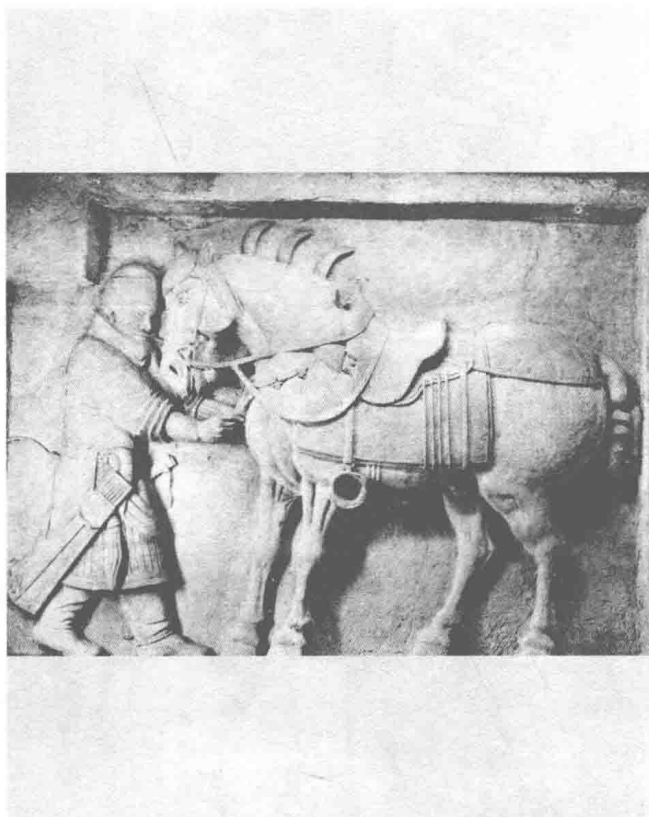
他是一个军事天才，他攻城掠地、身先士卒，在赏无可赏之下，被钦封为天策上将。他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天才，面对来自太子阵营的阴谋与暗算，他将计就计，终以一场玄武门之变收场。一边是老迈的父皇，一边是近在咫尺的皇位，他如何忍心逼宫？

经历了兄弟相残、父子争位，他却赢得广泛赞颂——他打造了君主时代最融洽的君臣关系，他开创了大唐王朝的盛世之基，他被周边民族尊为“天可汗”。自贞观始，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篇章开始了！

他就是站在时代风云中心的传奇帝王——李世民！

“天可汗”的帝王之路……

- 公元599年 李世民出生。
- 公元613年 李世民迎娶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女儿长孙氏。
- 公元616年 李渊为太原留守，被困，李世民展现才能，救父脱困。
- 公元617年 李渊起兵反隋。
- 公元618年 唐朝建立，李渊称帝，年号武德。李世民封秦王。
- 公元619年 刘武周率兵来攻，秦王李世民率兵前往迎敌，同刘武周部下宋金刚对峙。
- 公元620年 尉迟敬德向李世民投降，大破宋金刚。
- 公元621年 王世充归降，秦王李世民围攻洛阳。
- 公元621年 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招募十八学士。
- 公元622年 李世民打败刘黑闥，同年四月，回长安。
- 公元623年 与李世民一母同胞的平阳公主去世，唐高祖李渊用军礼为她举行了葬礼。
- 公元624年 李建成部下杨文干叛乱，李渊许诺立李世民为太子，但之后失信。
- 公元626年 突厥入侵，李渊命令李世民率兵北行，防御突厥。
- 公元626年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三天之后，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
- 公元626年 八月初九，李世民登基；不久，立长孙氏为皇后，立李承乾为皇太子。
- 公元629年 长孙无忌请求罢官；唐高宗李治出生。
- 公元630年 击败东突厥，被突厥各部尊为“天可汗”。
- 公元630年 李世民夺取政权、开创贞观之治中的主要谋臣之一杜如晦逝世。
- 公元631年 封长孙皇后所生的李治为晋王。
- 公元633年 将长孙皇后所生的嫡长女长乐公主嫁给长孙无忌之子宗正少卿长孙冲。
- 公元634年 李世民与长孙皇后临幸九成宫，长孙皇后染病。
- 公元635年 五月，唐高祖李渊去世于垂拱殿。
- 公元636年 六月，长孙皇后逝世于立政殿；谥曰文德，葬于昭陵。
- 公元637年 行幸洛阳宫，选秀女，徐惠、武媚娘入宫。
- 公元641年 嫁文成公主给吐蕃的松赞干布。
- 公元643年 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魏征去世，李世民极为悲痛。
- 公元643年 李世民第五子李佑谋反；四月初一，太子承乾谋反失败，被废为平民；初八，立李治为太子。
- 公元649年 五月，李世民驾崩于含风殿，享年五十二岁。谥号为“文皇帝”，与长孙皇后合葬于昭陵。



昭陵六骏石刻之“飒露紫” 唐

据史书记载，李世民与王世充在洛阳邙山的一次交战中，只有将军丘行恭一人紧随其后。在王世充的骑兵围追堵截之下，两人疲于应付，李世民的战马“飒露紫”又被一箭射中。在这危急关头，大将军丘行恭急转马头，把自己的坐骑让与李世民，自己一手牵着受伤的“飒露紫”，一手持刀和李世民一起突围而出。回到营地，丘行恭为“飒露紫”拔出胸前的箭之后，“飒露紫”就倒了下去。后李世民为表彰丘行恭拼死护驾的战功，特命将拔箭的情形刻于石上。



LI SHIMIN

目录

- 第一章> 将门虎子 / 1
- 第二章> 晋阳兵变 / 37
- 第三章> 开国大唐 / 71
- 第四章> 驰骋沙场 / 107
- 第五章> 盖世功勋 / 141
- 第六章> 萧墙暗斗 / 183
- 第七章> 兄弟喋血 / 219
- 第八章> 贞观盛世 / 253
- 第九章> 后宫风云 / 289
- 第十章> 安靖四海 / 323
- 第十一章> 纳谏兴邦 / 349
- 第十二章> 权争又起 / 391



将门虎子

“哇、哇、哇……”

一个婴儿降临了人世，他的哭声是那么洪亮，那么有力，仿佛是在用啼哭向这个崭新的世界宣告——我来了。接生婆倒提着湿漉漉、黏乎乎的婴儿，照着他乌紫泛青的小屁股蛋，狠命地掴了几巴掌，六巴掌才把他打出哭声来。而后将他按在铜盆内热水里洗起来，边洗边对床上有气无力的产妇窦氏说：“不下狠手，他不哭，不哭嗓子里的黏痰出不来，黏痰出不来，他就喘不成气……”

“大娘，小心点！”一个侍女忙把婴儿的头托出水面，接生婆光顾转脸说话了，弄得小家伙的嘴在水面上一浮一浮的。

“没事，起小受罪，长大攒福。”接生婆又转脸对着窦氏絮絮叨叨，“这孩子命硬，会老驴大憋气，掴了他好几巴掌他都没有感觉，长大了一定不是个善茬。”

床上的窦氏笑了笑，头无力地靠在枕头上。她仰望屋椽，泪水从眼角滚了下来，她想念着不知现在何处的孩儿他爹李渊。

隋朝开皇十八年（公元599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世民降生在渭水之北、武功县南十八里俗称“武功别馆”的李氏老宅子里。千里之外，由东向西的黄土官道上，李渊带着几个随从正打马奔驰。马蹄翻飞，身后腾起阵阵尘烟……

李渊出身于关陇望族，少好习武，为人机智，当今圣上隋文帝杨坚又是他的亲姨父。十六岁时，李渊就入宫任千牛备身，此职虽品级不高，但因是皇帝的侍从武官，却也十分威风。二十八岁时，深得皇帝信任的李渊，在姨母独孤皇后的帮助下，又被破格任命



为谯州（今安徽亳州）刺史。在谯州任上，李渊整顿户籍，推行均田制，安抚百姓，深得人心。五年不到，一纸调令下来，朝廷又命他转任正在遭受旱灾的陇州（今陕西陇县）刺史。

陇州在武功县以西，此次赴任正好路过武功。李渊掐指一算，妻子窦氏怀胎期满，也该生了。他心上牵挂，星夜兼程，向西进发。

前面就是蓝田驿站，是通往京城长安和武功县的岔路口。卫士李铁一磕马肚子，赶上李渊，道：“大人，前面是蓝田，歇歇脚吧？已经跑了两个时辰了，人能撑得住，马不一定撑得住，再跑怕跑掉了马腰子。”

李渊左右望望，寒风凛冽，各人的马身上却汗津津的，马鼻急促地喷着丝丝白气，确实有些跑过劲了。李渊勒住马缰，让骏马放慢了速度。穿过一片小树林，蓝田驿站赫然在望，宽大的院落，青砖黑瓦，二十几间房子，大棚门上斜悬着一个黄布幌子，红漆写着一个斗大的“驿”字。这是一个二级驿站，门口有兵士站岗。李渊等人下了马，牵着缰绳，缓步前行。

刚到驿站门口，就见三个身穿黄袍的朝廷特使骑着快马，旋风般地出了驿站，向东跑去。没跑多远，又勒住马头，打头的一个人在马上直起身子，向李渊一行人叫道：“喂！路上可曾遇见新任陇州刺史李渊？”

李渊忙应道：“某家正是李渊，有何见教？”

特使一听，二话不说，掉转马头，跑了过来，高头大马立在李渊的面前，从怀中掏出黄绢纸，撇着嘴说：“李渊听旨！”

李渊弄不清怎么回事，然不容多想，忙就地跪倒，支起耳朵去听——

“朕即日前往陇、岐之地察看灾情，新任陇州刺史李渊速来长安随驾前往。钦此！”

“臣遵旨！”李渊答应一声，起身走过去，双手把圣旨接过，问特使：“圣上何时动身？”

“三两天的工夫，”特使催促道，“你马上进驿站换快马，马歇人不歇，立即赶到京都中书省报到！”

“是！”

李渊拱一下手，目送朝廷特使拨马而去，回头对卫士李铁说：“武功我是去不成了，你先回去告诉夫人，就说我陪皇上视察完陇、岐二地，立即回去看她，请她不要牵挂，务必保重身体。”

“是！”精明干练的李铁拱手答应道。

自古得天下易者，莫如隋文帝。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周宣帝病死，留下柔弱的皇后和八岁的周静帝宇文阐，孤儿寡母，无力控制政局。皇后的父亲杨坚以大丞相身份入宫辅政，总揽军政大权。素有野心的杨坚，第二年即废去周静帝，自立为天下之主，改国号为隋，堂而皇之地登上皇帝宝座。

杨坚虽是外戚入主，却是个励精图治、勤勉有为的皇帝。他生活俭朴，劝课农桑；

呕心沥血，创立各种典章制度；出兵灭陈，结束了中国近四百年南北分裂的混乱局面。隋文帝主政的开皇年间，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全国储备的粮食布帛，可以供应五六十年，国家的富庶程度，空前绝后，成就了历史上有名的“开皇盛世”。

李渊领着从人，进驿站换了快马后，一刻也不敢歇息，快马加鞭，星夜进发，于第二天下午赶到首都长安。到中书省报到后，即被安排觐见皇帝。

隋文帝是个勤于政事的君主，拂晓五更天临朝，如今日头西斜了仍不休息。宽大的朝堂里，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坐着议论朝政。李渊进来时，隋文帝正让人拿什么东西出来，一个近侍提着两三个布袋，一字摆开放在御案上。

“臣李渊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李渊驱前几步，跪倒在御阶前，山呼万岁。

“叔德，你来得正好。”隋文帝说着，指着御案上的布袋，招呼其他大臣：“都过来看看，看看这里是什么？”

众朝臣起身离座，围拢过来，伸手从布袋内捏些黑糊糊的东西出来，打眼一看，又用鼻子嗅嗅，说：“陛下，这不是豆屑和杂糠吗？一些不好的牲口饲料。”

隋文帝流着眼泪，对众朝臣说：“关陇大旱，百姓闹饥荒，平日都吃这些豆屑、杂糠。这是使者刚刚从那里带回来的。”

众臣听了，默然无语，隋文帝眼泪涌泉似的往外淌，深深地自责道：“朕昨日还和众爱卿一起喝酒宴乐。作为一国之君，朕对不起贫苦受难的百姓啊！老百姓顶烈日，冒风雨，种些粮食养活了我们，如今他们遭受了天灾，吃不上饭，我们却无动于衷……”

众朝臣见皇上又动了感情，一齐拱手道：“陛下慈爱如海，心中常有百姓，古今帝王不多见也。”

隋文帝摆摆手，低头擦擦眼泪，说：“别说废话了，一月之内，五品官以上，包括朕，不准吃肉，不准喝酒，府库速备赈灾粮，随朕连夜向关陇进发。”

太子杨勇谏道：“现在天太晚了，路上不好警卫，且圣驾出行，当卜以吉日，请陛下择日巡幸关陇。”

“请陛下择日出行。”众朝臣一齐请道。

隋文帝摇摇头：“关陇百姓嗷嗷待哺，晚一天去，说不定就有许多百姓饿死。现在一刻也不能耽搁，立即摆驾出发。”

皇帝要出巡，这可不是小事，各部门紧急行动起来。门下省立即调集禁卫军，组织仪仗护卫，派遣左卫军头前压道，先行开拔，布置沿途警蹕。

暮色四合时，隋文帝留下太子杨勇镇守京都，以晋王杨广为护卫使，带着李渊等朝中大臣，出了长安城，迤逦向关陇进发。

没走多远，劳累了一天的隋文帝，倚在他那辆破旧的御车上，沉沉睡去。

长安至陇州不到三百里路，看看时间，路程已走了一半。由于御驾通过，路上逃荒



的老百姓被挤出官道，站在远远的田陇上，拖儿带女，拄着要饭棍，漠然地看着这支巡幸大军。

隋文帝一觉醒来，太阳已直射进车窗里，他忙命侍从官拉开窗帘。但见前后仪仗，左右护卫，甲冑鲜明，高头大马，嗷嗷直叫，凤旌龙旗，遮天蔽日。禁卫军挥舞着长鞭，止人清道。灾民扶老携幼，忙不迭地逃向路两旁的沟田里。隋文帝一见，气得直哆嗦，一拍车辕叫道：“传杨广！”

护卫使晋王杨广，挺着大肚子，骑在骏马上，正想着心事，听父皇叫他，忙滚鞍下马，跑过来，手扶车辕，边走边问：“父皇，传孩儿何事？”

“杨广，你好气派！”文帝劈头问道。

杨广被问得一愣一愣的，嗫嚅道：“父皇……”

“你在百姓面前耍什么威风？摆什么臭架子？”隋文帝不悦地训道。

“父皇……”杨广装出一副可怜相。

文帝手向前一指，命令道：“把你那些破旌烂旗收起来，不准随便驱逐百姓，灾民可以掺杂在仪仗和卫队中行走。”

“是，是。”杨广抹着额上的汗，兔子似的蹿向前去。一声令下，禁卫军立即偃旗息鼓，刀入鞘，枪上肩，大气不敢出，溜着路边向前走。

灾民们一听皇帝不让驱逐行人，也大了胆子，渐渐地敢在官道上走了。文帝见了他们，亦颌首致意。前面过来了一辆破驴车，文帝即命车驾靠边让路，让驴车先过。到了跟前时，文帝凭栏招手问道：“老乡，这拖家带口的，要到哪里去？”

车把式一听，忙勒住大叫驴，叫驴偏偏十分不安分地叫起来，引得御车的大辕马左右顾盼骚动不安。驴车的车把式急得手忙脚乱，拿手直捂驴嘴，忘了回答皇帝的问话了。这边的户部尚书苏威提醒他一句，车把式这才躬腰说道：“到洛阳投亲戚，俺小孩姨姥在洛东八里沟子。”

文帝点点头：“投亲靠友也可以，但三月里你还得回来，你的地还要耕种，不能荒了。朕这次来，带了救济口粮，也带来了种粮。”

见眼前皇帝衣着朴素，说话热情，车把式也放松多了，说：“遭灾了，没有粮食吃，多数牲口都被杀了吃了，俺一庄只有我的这头老叫驴没舍得杀。现在陇州乡下，想找一头耕种的牲口都挺难了。”

文帝点点头，回头对苏威说：“京城还有五千头官牛，你去把它们都赶来，无偿地分给贫苦农民。另外，沿途要设置粥棚，接济逃荒的灾民。”

“遵旨！”苏威答应一声，当即上马领人办这事去了。

文帝到了陇州，上山下乡，实地察看了旱情，昼夜和李渊等人一起研究救灾方案。老天连续六七个月不下雨，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贫瘠的土地裸露着沙石。从长安运来的几百车粮食，远远不够用，文帝决定带走五千人口，到京都就食。

陇州十里亭外，灾民拖儿带女，紧随圣驾两侧，场面感人肺腑。文帝临上车前，流

着泪握着李渊的手说：“叔德，陇州就交给你了，当自强不息，躬节俭，平徭赋，在最短的时间内让百姓的日子得到改善。适当的时候兴修水利。这五千灾民，过罢年，二、三月里，朕就派人给你送回来。”

李渊免冠拜服：“陛下爱民如子，虽尧舜不过如此。叔德忝为刺史，敢不尽心尽职！”

李渊感文帝之德，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孜孜于政事，不敢有丝毫怠惰。他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帮助农业生产的政策，均分田地，开渠引水，不准放高利贷盘剥农民，使灾后的陇州很快恢复了生产秩序，社会面貌也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文帝对李渊的政绩大加赞赏。不久，又把他调往岐州（今陕西凤翔）任刺史。这时，李渊才得以回家看望阔别两年的妻子，看看从未见面的二儿子。

李渊带着随从快马加鞭赶到武功，别馆里也知道老爷今天回家，到处打扫一新，全家老老少少喜气洋洋。

李渊跳下马背，刚走进大门，十岁的大儿子李建成蹦蹦跳跳地跑过来，嘴里嚷嚷着：“爹爹，你不在家妈妈给我生了个小弟弟，妈妈可想死你啦！”

随后而来的窦氏，脸一红，把手里牵着的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推上前去：“二郎，快拜见爹爹，你不是整天嚷着要见爹爹吗？”

李渊顾不上一身的征尘，一把把两岁的儿子抱起来，举过头顶，摇来摇去，摇拨浪鼓似的左看右看，啧啧赞道：“像我，像我，长大了也是一条虎背熊腰的好汉！”

李渊把儿子的小脸蛋在自己胡子拉碴的脸上蹭来蹭去。小二郎护痒痒，缩着身子咯咯直笑。第二天一大早，天蒙蒙亮，在武功别馆的后场上，立着一个人形箭靶。插满刀枪剑戟的兵器架子旁边，大郎、二郎和闺女昭儿，这三个小人儿排成一队，倒背着手，仰脸听父亲李渊训话：“我李氏祖祖辈辈为武将，你们的曾祖父曾官至左仆射，因伐魏有功，成为著名的八柱国之一，位极荣贵，死后被迫封为唐国公。你们的祖父李昞，封唐国公，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他为政清简，很受世人赞扬。先祖们的成绩都是靠他们的能力取得的。所以，为了我李氏家族的利益，孔孟之书不能不读，古今成败之事不可不知。我李氏儿郎要始终保持闻鸡起舞的习惯，苦练骑射。你们三个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大郎李建成和昭儿大声喊道。刚满两周岁的二郎不甘示弱，也奶声奶气、挺胸凸肚地叫着：“听——明——白——了！”

李渊先来一些示范动作，但见他挽弓搭箭，虎目圆睁，架势拿足，瞅准箭靶，一箭射去，正中鲜红的靶心。大郎、小昭齐声叫好。二郎摇摇晃晃地赶过来，抢李渊手中的宝雕弓，二十多斤重，他哪里搬得动，直累得吭哧吭哧地喘气。李渊哈哈大笑，变戏法似的从后背上的箭盒里抽出一副小小的弓箭，交给二郎：“我儿志气非凡，可先用这个。”

李渊刚想手把手教教二郎，却见小二郎早已挽弓在手，他小小的年纪仿佛天生与弓矢有缘，无师自通，一脸严肃，箭在弦上，“嗖”的一声发射出去。箭簇不走正道，紧贴着大郎李建成的耳轮，飞了过去。李建成吓得一缩脖子，身子一歪，坐在地上，摸摸浑身上下没有血，才撇着嘴向李渊哭道：“爹，二郎拿箭射我！”



李渊蹲下身子，教育二郎说：“刀再利，箭再准，不准对着自家人，知道了没有？”

小二郎手提着弓箭，望着坐在地上的哥哥，似懂非懂，似笑非笑。

李渊父子射了一会儿箭，又要了一阵大刀，末了又上马练习骑术。李渊抱着年幼的二郎在场子上往来驰骋，颠得怀中的二郎咯咯直笑。

“吃饭了。”贤惠的窦氏亲自来到后场上，喊父子四人回家吃饭，李渊跳下马，看着三个茁壮成长的儿女，满心喜悦，对妻子说：“这次一家随我到任上，公事之余，我教孩子们武功骑射，你教他们文史书法。”

窦氏含笑点了点头，揽着儿女们往回走。大郎李建成犹不忘那一箭之惊，郑重其事地对二郎说：“二弟，你这会人小没有劲，射不死我。长大了，你有大劲了，可千万别真的拿箭射我。”

小二郎大眼睛扑闪扑闪地望着大哥，两只小手拍打着肚皮，口中叫着：“射，射……”

转眼间，小二郎长到桌子一般高了，更兼少好弓矢，聪明伶俐，惹得李渊特别喜爱。二郎四岁生日这天，特地为他举办一个小型的生日宴会。中午时摆了两桌席，家人一桌，仆人一桌，外人一律不通知，关起门来自己喝。

全家人倒也热热闹闹，其乐融融。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成持重的卫士李铁端着酒杯，走上厅堂，代表仆人向老爷李渊敬酒说：“一般世族子弟赖祖上荫德，不愁吃不愁穿，骄奢淫逸，不学无术，平日里只是熏衣剃面，敷粉施朱，望若神仙，其实却是废物一个。而老爷您却对子女教育甚严，大公子、二公子以及大小姐每日里学习诗书，操练武功，学有所成。下人们十分佩服老爷的远见卓识，特委托我来向老爷敬酒，并祝小寿星二公子健康成长，长大以后，骁勇出众，干大事业，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做国之栋梁。”

李渊听了李铁的一番祝词，十分顺耳，哈哈大笑，端起大觥一饮而尽，他咂咂酒味，哈着酒气，正想发表一番感慨，只听得大门上的铁环被敲得咣咣直响……

“这会儿谁来？”李铁放下酒杯，转身下堂。早有看门的人飞奔前去察看，一会儿工夫，回来禀报说：“老爷，门口来一陌生的白面书生，口口声声要见二公子，说看一眼就走。”

“有这等怪事？”李渊抖抖袖子，“且放他进来。”

厅门大开，李铁带进一个人来，众人举目望去，但见一青年秀士，头戴一顶百柱鬃帽，身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丰神俊朗，隐隐有林下之风，飘然有出世之态。李渊一见来人不同凡俗，忙起身相迎，拱手道：“敢问先生高名雅姓，到鄙府有何贵干？”

那秀士一笑，还礼道：“在下嵩山人氏，贱名不足挂齿，闻听府上二子生日，特来相贺。”

李渊见他不肯说出姓名，却不以为怪，笑道：“犬子诞日，敢劳高人。”

李渊招手把二郎叫到跟前，青年秀士闪目观看，又围着二郎转了一圈，用手摸摸二

郎的后脑骨，频频点头，对李渊说：“令郎相貌非常，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

李渊听人夸儿子这么好，也非常高兴，忙请客人上坐，并命厨下另整一桌酒席。青年秀士不愿就座，长揖告辞道：“非不欲相从，此来仅想见贵公子一面，就此别过。”

青年秀士说完，又看了二郎一眼，转身飘然而去。李渊送之不迭，忙命人捧百两纹银相赠，哪知家人捧着银两追出门外，大门外已空空荡荡，杳无人影。李渊叹息了一会，只得招呼家人重新入座。大家的话题围绕着那青年秀士，对他那突然而来又飘然而去的举动议论纷纷，有的说是世外高人，有的说是过路的相士。李渊手捋胡须，看着膝下青头白脸、虎头虎脑的二儿子，对夫人窦氏说：“借那位秀士吉言，二郎起名叫‘李世民’吧。”

窦氏点点头，摸着二郎的头说：“济世安民。希望二郎长大了如高人所言，做个对国家对民众有用的人才。”

二郎李世民扑闪着聪慧的大眼睛，懂事地点了点头。

李世民过了四岁生日不久，隋朝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故，阴险暴虐的晋王杨广篡夺了皇位，国家由强盛走向了衰弱。话题还得从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说起。

独孤皇后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子，她性格柔顺恭孝，同时也刚毅有为，在杨坚谋取政权、争取大统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备受隋文帝的器重。但独孤氏也特别忌妒，她活着的时候，身为皇帝的杨坚不得染指其他宫女。独孤氏对于他人纳妾也极为厌恶。她听说有位大臣妻死以后，妾又生男，便要求文帝降黜该大臣，诸王中有妾怀孕的，她更是亲自对其加以斥责。

不久前，太子妃元氏有病，两日而薨。太子杨勇不喜欢元氏，专宠云定兴之女阿云。独孤皇后怀疑元氏死得不正常。这天，她正坐在永寿殿，独自生闷气，忽报晋王杨广晋见，独孤皇后忙命人传入。

杨广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一进大殿就匍匐在地，膝行几步，口唤皇娘，一迭声问安。独孤皇后见二子衣着朴素、卑躬屈膝，大为高兴，脸上绽开了笑纹，命宫女看座上茶，而后问道：“阿鹞，诏定你由扬州转任并州总管，以后你可以常住京城了，你高兴不高兴啊？”

杨广屁股刚沾上锦凳，一听母后问话，忙又站起来，还未开口，已是泪水涟涟，跪倒在母后的脚前哭诉道：“儿臣生性愚鲁，但对兄长十分敬爱。昨日去东宫谒见，因见云氏未及礼拜，兄长竟对我大加谴责，那云氏也横眉冷对，儿臣心中十分惶恐。皇娘在世之日，有皇娘做主，皇娘千秋万岁后，儿怕遭太子屠戮，死无葬身之地……”

独孤皇后本来对太子杨勇的小妾阿云不感兴趣，又见爱子杨广因她受了委屈，大为震怒，揽着杨广，指着殿外发狠道：“我儿龙子凤孙，怎可在你下贱的小妾面前顶礼膜拜，真真令人气煞！”

阴险狡诈的杨广，早就想谋取太子的地位，他趁着元氏妃去世，母后难过的时候，



结结实实告了东宫一状，效果十分明显。回到晋王府，杨广立即甩掉旧衣服，换上锦衣华服，摆上酒，招来歌伎佳丽，左搂右抱，饮酒狂乐，极为淫荡奢靡。狗头军师张衡在一旁谄笑：“王爷如此高兴，此番入宫，一定大有收获吧？”

杨广在一个佳丽的香腮上亲了一口，把她推到张衡的怀里，以示褒奖，然后说：“还是你小子鬼点子多，见了皇后，我一告一个准，把母后气得了不得，不住声地大骂东宫。”

“皇后见王爷穿着一身旧衣衫，是不是很感动啊？”张衡不无得意地问道。

“那是！皇后还直夸我比那东宫强多了，还说只有注意节俭，才能顺民心，承帝业，国祚永久。”

“嗯，嗯。”张衡频频点头，“这是一个好兆头，皇上、皇后，天下并称‘二圣’，能取得皇后的信赖，王爷的好日子不远了。”

主仆二人狼狈为奸，口尝美酒，耳听淫乐，怀拥佳丽，正自得意忘形间，王妃萧氏一头闯入厅堂，大叫“停、停”，乐声戛然而止，众佳丽闪到一边，杨广恼怒，正待发火，萧氏妃近前禀道：“皇上、皇后来晋王府邸察看。”

杨广一听，惊得跳起来，抓住萧氏妃的胳膊问：“圣驾在哪？”

“下人说已过通衢坊了。”

杨广急了眼，发疯似的扯下身上绫纹衣，连声命令道：“快，快，府内佳丽赶快躲避，帐幔换为缣素，奴婢都要穿上僧衣，把诗书纸笔给我摆上……”

王府中一阵忙乱，鸡飞狗跳，厅堂上，张衡二话不说，掏出佩刀把胡琴上的五根弦砍断三根，又抓把灰土撒在琴上，伪装成久已不用的样子。忙乎了一阵子，也差不多了，大街上传来了辚辚的车马声。杨广和萧氏妃身穿洗过的旧衣服，来到大门口，恭恭敬敬地跪接銮驾。

文帝和独孤皇后来到了晋王府，左看右看，走上厅堂，见一切朴素节俭，来往支应的都是些老丑婢女，大为高兴，文帝还特意走到书案旁，翻了翻书籍文稿，独孤皇后在一旁说：“我儿阿好学，善属文，孝悌恭俭，有类至尊。”

隋文帝点点头，对杨广说：“腐化奢侈最终坑人害己，励精图治才能长治久安。”

“父皇教训的是。”杨广夫妇低眉顺眼，连连称是。

送走了銮驾，杨广甚为得意，手拍坐榻哈哈大笑，对张衡说：“将来得了江山，我一定阅尽天下美色，尝尽人间美味，随心所欲地游玩享乐。”

“那是，那是，”张衡扳着手指头附和道，“眼下粮库爆满，帑藏充实，皇上却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殊为不明。眼下王爷虽取得帝后的欢心，但只是第一步，最终取得太子之位，还须得到外界的支持。”说着，张衡把尖嘴伸到杨广的耳边：“小人观察，河清公杨素最堪利用，此人利欲熏心，只要许以高官厚禄，肯定服从王爷的驱使。”

杨广闻言大喜，忙命张衡前去联络杨素。杨素本是个奸臣，奸臣和奸臣，一拍即合。杨素也认定杨广将来即位，自己便是第一功臣，于是死心塌地跟着杨广，处心积虑地陷

害太子杨勇。

这年冬至，杨素指使同党戚威暗地里鼓动百官一齐到东宫致贺，同时鼓动太子杨勇戴冠冕，服洁衣，奏乐受贺。太子杨勇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欣然答应，让有司征召百官并隆重地接受贺仪。此事很快传到文帝那里，文帝很不高兴，对待驾的几个臣下说：“太子是不是欺朕年老了，想急于夺权啊？”

太常少卿辛稟躬身奏道：“百官对太子只是致贺，并非朝参。”

听了这话，文帝气顺了一些，杨素却在一旁添油加醋说：“太子位为嗣君，理应懂得典制礼节，冬至受贺，具法驾，奏礼乐，本是至尊所为，太子……”

杨素边说边观察文帝的神情，文帝的脸色果然越来越难看，手一挥说：“你们去吧！”

杨素转身要走，文帝又叫住他，密令道：“以后多察看一下太子的举动，有什么出格之处，速来报朕。”

回到后宫，文帝仍气哼哼的。独孤皇后问明缘由，默默无言，良久才说：“东宫多内宠，好排场，不识大礼，实失我望，倒不若阿鹓仁孝，体谅父母。前者有善相者，遍相诸子，曾对我说‘晋王眉上隆起，贵不可言’……”

文帝长叹一声，指着东宫的方向说：“若再失朕望，只有废了你了。”

且说老实不善矫饰的太子杨勇，发现自己不为父母所喜，后，急忙令人在东宫内盖了几间茅草舍，搬进去住，每日里卧草席，着旧衣，粗茶淡饭，希望能挽回天心，以避灾厄。但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算。煞费苦心的杨勇又怎能逃过杨广、杨素等人的算计？没过多久，一场大祸又凭空降下。

一天，文帝正在偏殿看书习字，一仆匆匆而来，手捧着木人纸鬼，神色诡秘，向文帝跪奏道：“启奏陛下，有宫婢于后宫墙根，捡到一个木人纸鬼，上书陛下名讳。”

文帝一听，眉头攒起，急接过小木人观看，但见一个瘦溜溜的五寸木头人，身穿一件纸剪黄袍，双手反剪，一根粗针直钉在胸上，针旁边有杨坚字样。文帝不看则已，看了直觉得脑门上突突直跳。杨素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文帝身旁，叨叨着：“此乃厌胜之物，无聊愚蠢之极，圣上息怒。”

文帝压了压心头的火，看着杨素道：“近日让你察看太子动静，有何异常？”

“回陛下！”相貌堂堂的杨素一脸谄媚相，“太子在东宫虽结庐而居，却私自在城外筑宫室，养战马千匹，不知何意。有人听太子说‘我战马千匹，守住宫城门，里面的人自然饿死’。臣还探得太子曾找人占卜，说皇上的大限不远了……”

听到这里，文帝勃勃的怒气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推翻面前的书案，气哼哼地回后宫去了，嘴里还不停地咕嘟着：“不肖儿怎可承大位，不肖儿怎可承大位……”

后宫里，独孤皇后也得知太子以厌胜之术诅咒皇上的消息，见了文帝，亲自服侍，又是端茶，又是倒水，说：“晋王仁厚，天下共知，陛下何不立二子为嗣君？”

文帝叹了一口气，说：“为了我大隋的皇祚永久，也只好这样了。”

公元600年十月，文帝不顾大臣李纲等人的反对，颁布诏令：“皇太子勇及诸子并废

为庶人，移住内史省，立晋王杨广为皇太子。”

杨广以卑鄙手段窃得太子之位。一开始还装出一副勤勉的样子，及至独孤皇后驾崩，文帝病重，杨广无所顾忌的本性就逐渐暴露出来了，先后设计害死了蜀王杨秀等多位大臣，并展开了紧张的夺权活动。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隋文帝不适，在仁寿宫向臣僚交代事情，握手欷歔。正在这时，一个内侍拿着一封信，匆匆赶来，说是太子的急信，文帝无力地摆摆手，说：“念。”

“越国公见字如晤，趁皇上病重，速调我东宫的卫队代替仁寿宫的卫队，用我们的亲信替换皇上的左右。另外，要找个借口把杨勇干掉，切切。”内侍读着读着，才发现这是一封被送错的信，但也只得硬着头皮读完。

左右侍病的臣僚也马上明白了怎么一回事，一齐把眼光投向文帝，备受疾病折磨的文帝无力地靠在枕上，老泪纵横。旁边侍病的大臣梁毗走上前说：“圣上尚在人世，杨广和杨素就急不可待地夺取皇位，其不臣之心，昭然若揭。臣曾数次上书，指出杨广、杨素陷害太子杨勇的阴谋，望陛下……”

隋文帝却摆摆手，止住了梁毗，令他退出。事到如今，文帝只想忍下这事，不愿声张。一天，文帝正躺在病床上出神，思考着更换太子一事是不是错了。正在这时，爱妃宣华夫人陈氏披头散发地从外面跑进来。文帝诧异，忙问怎么啦。宣华夫人拢了拢散乱头发，又羞愧又伤心，半晌说：“太子无礼！”

文帝一听杨广猥亵自己的庶母，当即气昏了过去。宣华夫人过去好一阵拍打，文帝才醒了过来，捶床大呼：“独孤氏误朕，畜生何足付大事！召柳述、郎元岩速来见朕。”

柳、郎二人此时分别任兵部尚书、黄门侍郎，急来见驾。

“召我儿来！”躺在床上的文帝叫道。

“召太子杨广？”柳述小心翼翼地跟问一句。

“召我儿太子杨勇！”

柳、郎二人写好诏书，急忙前去宣召。刚出宫门，就让杨广带人给截住了，搜出了诏书。旁边的杨素阴险地对杨广说：“事到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杨广点点头，招来东宫左庶子张衡，附耳吩咐了几句，而后一行人径直入宫，来到文帝的寝宫，矫诏尽遣后宫人员出就别室，独遣杨素和张衡二人入内。文帝入睡不久，迷糊中觉得有人走近龙榻，睁眼一看，杨素、张衡颤抖的黑手已到自己的脖颈前，文帝大叫一声，倏然起身。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杨、张二人恶胆包天，纵身向前，一人抓一条胳膊，将文帝拖至地上，连打带摔，活活拉杀文帝，血溅御屏，文帝怨痛之声传至殿外。

殿外，杨广带领卫兵，持刀逼住后宫之人。诸人闻变，不敢有所动作。杨广顺利夺取了皇位。杨广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其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